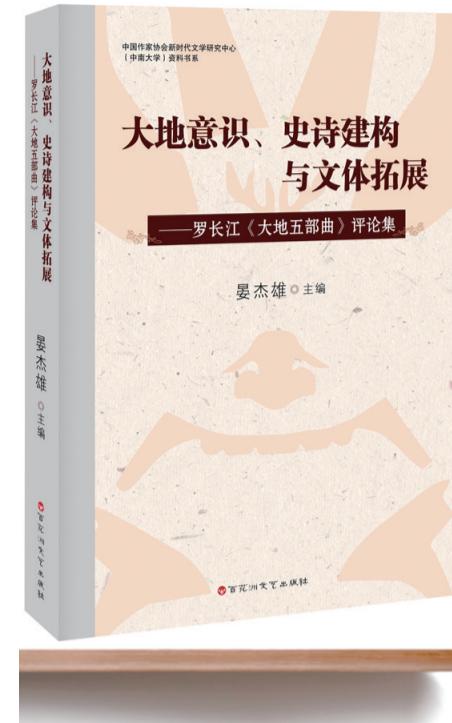


## 走读天下

**编者按：**著名诗人罗长江五卷本《大地五部曲》（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自出版后广受赞誉，一举夺得“中国长诗奖”，成为我省文学创作领域的亮眼成果。由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编撰、晏杰雄主编的评论集《大地意识、史诗建构与文体拓展》近日出版。为此，本报特在本期读书版刊发评论集序言，下期将推出编后记内容，敬请期待。

## 雄文自有知音赏

序罗长江《大地五部曲》评论集



## 寸丹

时隔三年之久，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决定，并非一时兴起。

2021年底，当我端起盒装本《大地五部曲》时，不觉手腕一沉。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了文字的重量，散文诗的力量。皇皇五大卷，洋洋五十万余言，令我震颤之余，对这次阅读更是充满期待。果然，深夜品读，急管繁弦处飞瀑鸣溅，俯首低眉时珠落玉盘，长江兄这部鸿篇巨制寓万象于巨构，绘古今于长卷，穿行在大地与历史之间。我个人阅读的第一感受是，如读惠特曼，如读聂鲁达，如读圣·琼·佩斯，如读彭燕郊，难耐兴奋，索性伏案写了一小段读后感：

2021年，五卷本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的横空出世，无疑令人震惊和感动。诗人罗长江耕耘文学领域四十多年，个人创作成果斐然，尤其是他历时十余年，专心于一，数易其稿，以大气魄、大格局、大主题完成这一熔铸史诗气质的鸿篇巨制，这不仅是贡献给散文诗界难得一遇的大文本，更是当代散文诗创作的重大收获。庞大的思想根系，精微的心灵气象、自如的气息吐纳、蓬勃的生命意识，罗长江将散文诗超拔到一个崭新高度，由此，我们有了在一个全新维度来探讨与解密散文诗的庞杂与丰富、先进与优越的可能。这也意味着，散文诗——它还可以建设更为复杂的美学、更为庞大的现场、更为隐秘的脉流、更为坚实的抒情，以象征、寓言、梦幻、时间的语言，描述万物交织共生的命运。

后来，罗长江、龚旭东二兄抵达益阳，做客散文诗杂志社。旭东兄是老友。长江兄是第一次见，我及杂志社同仁与其倾盖如故，神怿气愉。大家相谈甚欢，话题自然围绕散文诗、《大地五部曲》。交流中，我当即拍板决定：翌年（2022年），约请国内部分一线评论家专门撰文，在《散文诗》上半月版“诗话”栏目特辟专栏，全年刊发《大地五部曲》相关评论。

这个决定，是对一位散文诗拓荒者的虔诚致敬！

随后，《散文诗》上半月版2022年第1期“诗话”栏目从“编者按”开始，整整一年，陆续或独立或连载发表了黄恩鹏、王幅明、崔国发、晏杰雄、黄永健的评论。《散文诗》作为国内第一本全本可视听、可交流的全媒体杂志，这些评论伴随油墨清香、扫码即可听到的音频，传遍大江南北，进一步扩大了《大地五部曲》的影响力。《大地五部曲》迅速赢得诗坛瞩目，读者、诗友交口称赞，好评如潮。

同期，《文学报》2021年12月23日第7版、第8版，分别以《“文学雄心”熔铸“伟大交响”》和《植根湘西的散文诗巨制》为题，集中刊发众多名家推介文字；2022年1月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湖南省作家协会、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和张家界市文联共同主办“罗长江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大地五部曲》立足湘西大地的写作，以及围绕散文诗写作如何展现重大题材的史诗性、如何进行跨文体写作的探索性以及散文诗发展的广阔前景等多个话题展开深入研讨。14日，《文艺报》即以“植根湘西的大地歌者”为题，在第7版整版刊载了罗长江《大地五部曲》研讨会综述。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博览群书》月刊2022年第1期亦为《大地五部曲》编发了2万余字评论专辑。《大地五部曲》一时洛阳纸贵，长江兄以吾道一以贯之的识见，破壁突围，完善、调整并开拓了新时代文学语境里的文学边际与秩序、散文诗的文化观与方法论。

《大地意识、史诗建构与文体拓展——罗长江〈大地五部曲〉评论集》是一部及时之书。由此可见，《大地意识、史诗建构与文体拓展——罗长江〈大地五部曲〉评论集》是一部及时之书。

逢人说项，诚不我欺。雄文当有知音赏。《大地五部曲》付梓前，就有前辈谢冕、秦兆基、邹岳汉、王志清、龚旭东相

## 书里书外

## 一次对生命的深情凝视

——读《余生》

黎紫书笔下的人物，没有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形象，而是充满复杂的人性褶皱。他们或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市井小民，或是在情感迷雾中迷失的都市男女，每个人都带着生活的伤痕，在命运的洪流中奋力前行。

在《老饕》中，作者通过一位美食家的视角，展现了人性的贪婪与孤独。美食家对味觉的极致追求，背后是对情感缺失的填补。这种将物质欲望与精神空虚交织的刻画，让人物形象立体而真实。黎紫书总能捕捉到人性中最微妙的瞬间，将其放大、解构，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故事充满了被主流叙事忽视的声音。《夜市》里的摊贩、《末班地铁》上的乘客，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作者的笔下焕发出独特的光彩。通过他们的视角，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感受到了生活最本真的温度。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的作品深深烙上了南洋文化的印记。她将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化作笔下鲜活的故事元素。在《香料》中，各种香料的气味不仅是嗅觉的享受，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承载着几代华人的乡愁与认同。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地域元素，如槟城的骑楼、吉隆坡的夜市，构成了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这些熟悉的场景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背景，更成为文化认同的符号。通过对这些空间的细致描绘，黎紫书构建起一个充满南洋风情的文学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黎紫书的作品还展现了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她笔下的人物既眷恋传统文化，又不得不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矛盾与



挣扎，反映了当代华人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余生》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对生命的一次深情凝视。黎紫书用细腻的笔触，将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瞬间，转化为永恒的文学记忆。这些故事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让读者在他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余生》最动人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

继欣然作序；甫一出版，篇篇作品专论即纷纷出炉，这些方家、同道览尽广大，穷尽精微，均一语中的，均切中肯綮，形成了当代散文诗坛“《大地五部曲》现象”，他们为散文诗这种独特的文体正名，展现出独特光华。他们联手扫迷雾，明瞽目，为散文诗的创作方向指明昭彰大道，启示和引导一些散文诗作者摆脱细碎繁琐之樊篱、束手束脚之羁绊，亲近自然，凝目众生，以大气势、大格局、大视野去审视和重铸民族传统，以超拔、稳健、创造的实践精神步入散文诗创作正途，诚实而有效地去完成一个个显露思想力、审美力、诗性力的作品，超越自我，打破惯例，永远探索！

以上序言、专论完整地入选本书第一辑、第二辑，尤为欣慰的是，随着本书的出版，必将有更多的作者吸收到养分，给当代散文诗创作带来更多新的可能。

长江兄说得好：“为一百年后写作。”

简简单单一句话，便可看清这个人的雄心和勇气，这是一个写作者难得的觉悟和超越，更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宝贵的品质。是的，任何文字可疾如雷电，却不能短暂如昙花一现，一个诗人笔下的每一笔、每一画，都应该能够听到灵魂深处的回响。张家界“奇峰三千，秀水八百”，长江兄多年来蓄势聚气，始终将其视作一个永恒的母题，心中日月皎洁，腕底风雷驰奔，他以自身胆大如斗的激情和才情、不同凡响的气质和智慧，在诗路跋涉之途，选择永无止境的攀登。涉笔大事件、大题材，他的视界天地开阔，风樯阵马，笔墨横飞，冲开形制的束缚，却又无法而法，章法井然，通篇玉振金声，充盈的浩气、强烈的画面感，极具艺术感染力。

当历史以血性、诗性呈现，宛若绝唱，我看到了长江兄清正、博大、仁慈的诗格。

我深为长江兄“很多不能入诗的东西入诗”这种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所打动。“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埃·米·齐奥朗）。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搜罗、钩沉，风土人情、渔猎农耕、城市映像、自然生态、家国记忆……林林总总，均一人篇，去迷障，多元素，《大地五部曲》这才融古汇今，通天达地，一部具有史诗气象的作品由此弥漫出了人间的盎然趣味。文学创作最忌讳苍白无力、头重脚轻，书中这些故事、细节，不是附庸，更非累赘，它们反而给主题内容、作品内涵增添了具象动人的血肉脉络，成全了这位拓荒者的实验和探索，亦给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多样化创作手法呈现出具有引导性的示范。写到这，我又想起埃·米·齐奥朗的另一句话：“真正的诗在诗之外”。一个真正的有心人，不是写什么像什么，而是写什么就是什么，正如一画之法，乃自我立，长江兄脱却匠气见匠心，十年磨剑，终现光华。《大地五部曲》作为文本所凸显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自然应该得到前辈、同道、读者的首肯和推荐。“应该对这样的探索和探索者表达敬意”，蒋登科和卓今的评介，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纵然深藏身与名，依然吾道不孤。我特意阅读了本书的第三辑、第四辑和附录，长江兄的创作谈、访谈，以及他与前辈、诗友的书信往来，个人创作成果等，翔实的资料，清晰的脉络，将他磨砺多年的心路历程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有如一段银幕外的旁白，加深了我对《大地五部曲》的认识，对作者的了解。“是亲爱的张家界成就了我”，在这里，他仿佛独行侠一般龙翔凤翥，天马行空，却始终根植湘西大地。由此可见，《大地五部曲》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水到渠成，是对这位散文诗赤子的深情回报。

亦由此可见，《大地意识、史诗建构与文体拓展——罗长江〈大地五部曲〉评论集》更是一部应有之书。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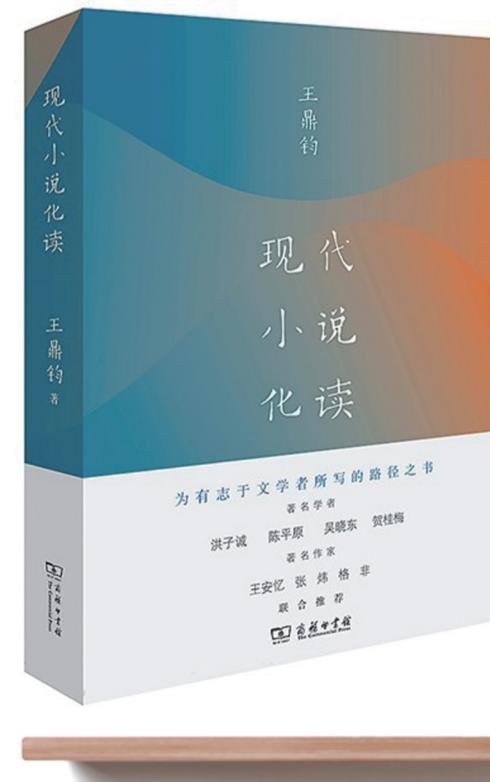
四月的芬芳 梅方明 摄

## 《现代小说化读》：拆解文学经典创作要诀

## 张鹏禹

王鼎钧的《现代小说化读》不是理论著作，也不是文章作法、创作指南一类的书，而是一部文体独特的名作鉴赏读本。作者在38个章节中，以沈从文《菜园》、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朱自清《笑的历史》、老舍《一封家信》、巴金《哑了的三角琴》等现代文学佳作为聚焦点，谈短篇小说的材料组织、谋篇布局、人物设计、主题深化、文体选择、对话锻造等写作技巧，并从典型文本延伸开来，旁征博引中外作品乃至作者本人的创作，围绕某一问题讲深讲透。

在王鼎钧看来，创作与写作不同，“创作”



是无中生有，没有范文样本，创作者需要独辟蹊径；“写作”是有中生无，以范文样本为教材，可以教也可以学。因此，《现代小说化读》旨在通过剖析作者精心挑选的这些范本，向读者传递可教可学的写作技巧。但这本书不是那种模版化、套路式的写作指南，它的主体部分是对现代小说佳作的“化读”。所谓“化”既取“涵化”之意，讲求读通读透，又包含“转化”“变化”之意，注重活学活用。比如讲萧红的《手》意在阐发如何抓住“一语”而抓住小说的眼题和中心。《手》的主人公是一个染坊里的女孩子，手颜色的变化揭示出她命运的经纬。作者接着讲了3个故事，一是一位三朝老臣与汉武帝的故事，二是西方一位黑人校长的故事，三是作者自己编的一个小故事，都是《手》的变体，最终引发关于小说如何书写命运的思考。作者写道：“我们出生为人，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为我们的成长发展做好准备，缺少某些有利的条件，反而有一些障碍摆在那里，我们既没有依靠，又受到限制，这种感觉叫作命运。”命运是这种“限制感”的客体化，“它仿佛站在人物的对立面，有意志，有行为，对写小说有帮助”。

在对经典名作的拆解中，王鼎钧着重分析了压缩、拉长、放大、堆高等写作技巧。在谈到“压缩”时，他认为，短篇小说的压缩，不是把长篇剪短，也不是从长篇中摘出一段，而是采用另一种构造——“横断面”的写法。他以郭沫若《歧路》为例，分析小说“故事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天，但是把10年“生活的时间”盘绕镶嵌在这一天里，形成了年轮一样的结构。在谈到“拉长”时，作者以王任叔《疲惫者》为例，认为这种“由根到梢”像竹节一样的小说，既可以在末尾延长它的“尾”，也可以在中间延长它的“节”，扩充小说的细节和容量。“放大”看起来和“拉长”有相似之处，实则不然。前者指程度的提升，后者指新质的增加。作者以彭懿《巧凤家妈》为例，分析了小说主人公从在田里劳动到进别人家帮工，再到女儿被日军炸死后投身滇缅铁路修筑工作、参与抗战的故事中，多处用到的“放大”技巧。作者还大量援引余光中诗对六朝诗句意境的拓展，阳关古琴曲对王维《阳关三叠》主题的深化等“放大”的实例。在作者看来，小说创作中的“堆高”是作家的必备技能，

它指小说冲突的加剧、意义的深化、意蕴的提升。在讲黎烈文的《决裂》时，作者分析了小说如何通过父子冲突的激化而实现题材堆高，接着用坊间流传、书报刊载和历史书中的几个故事进一步阐明“堆高”的效果——“有学问的人常说量变质变，拉长、堆高都是量变，悲剧变喜剧、喜剧变悲剧是质变。”悲喜剧之间的转化，往往就是通过这些写作技巧实现的。

阅读《现代小说化读》，仿佛进入一片故事的天地，宛如徜徉在文学史的海洋。其间，作者充满洞见的观点时时浮现，语言却毫无学院派的晦涩。比如谈对话，“写对话不是试场考卷，不要教科书那样的答案，它需要机智，或者幽默，或者模糊，或者误会，或者不相干，还记得吗？为什么‘孔雀东南飞’因为‘西北有高楼’。”又如谈小说成长的几个阶段，“起初，他学鲁迅，也很像鲁迅，这是‘他法’；后来他又去学别人，学了这个又学那个，这叫‘共法’；最后形成独有的风格，叫作‘我法’。”再如讲小说中的“法”，“‘法’指小说人物用以排除障碍、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法’是小说情节极能引起读者兴味的部分，如果‘法’不足观，小说往往因之乏善可陈。”尤其精彩的是，书中在化读经典文本时往往有生动的写作示例，比如第36章，在分析小仲马《鸽子的悬赏》如何通过对话把过去的事烘托出来之后，接着放上作家自己写的一段对话，凸显中西语境的差异；第23章结尾，贴上一则作者从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放大而成的一篇散文，其中有“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老人，没有你的父母；有炊烟，没有你的食物；有学校，没有你的同学；有教堂，没有你的菩萨”的句子，令人印象深刻。

王鼎钧具有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语文教育家三重身份。因此《现代小说化读》一书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体风格，首先围绕典型文本进行讲评，提炼出作品可资借鉴的突出特点，之后阐发这一写作特点的技巧性，并援引多样化的文学文本进行发散或深化。用论者李昕在该书序言中的话说，即“模式演示法”。熟读此书可以激发文学爱好者们的写作冲动，更能让我们对写作的关隘有更透彻的洞悉。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